



## 東北商業衰亡史

1644年3月20日的黃昏，明朝最後壹個皇帝崇禎伸展了下手腳，揉了揉眼睛，帶著壹個太監，走出紫禁城的神武門，走向景山。他將要在那裏結束自己的生命。

走向歪脖子槐樹前，崇禎腦子裏依然縈繞著某些可怕的噩夢，這些噩夢後來都跟他埋進了思陵。這其中有個噩夢崇禎也許百思不得其解：

“老子投向東北的那麼多銀子，都去哪了？”

明朝中期，邊防壓力主要來自北方蒙古，財政投入不多。正統年間，大明王朝的國防預算，只有二十二萬兩。

到了萬歷年間，投入開始壹飛沖天。從1618年努爾哈赤起兵開始，到1622年，前後不到四年時間，大明王朝發往遼東的軍費，是2018萬兩白銀。

加上皇帝、戶部和兵部的小金庫，大明王朝砸向東北的銀子超過了3000萬兩。那時壹兩白銀能夠買380斤大米，3000萬兩白銀如果全買成大米，能繞地球好幾圈。

1624年，捉襟見肘的大明加派“遼餉”，畝加銀三厘五毫，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，第三年又加二厘。崇禎登基後，再次強征“遼餉”，每畝加征銀三厘。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、持續時間最長的壹次農業加稅。銀兩征上來，都用到山海關外。但砸向東北的天文數字壹般的銀兩，不見壹絲聲響。關寧軍聽調不聽宣，拿最好的待遇，配最好的裝備，但節節敗退，退縮到山海關。

相對論裏，黑洞是壹種時空曲率大到光都無法逃脫的天體。愛因斯坦過去跟人講黑洞，先要把數學、物理、天體知識攪壹遍才行。

崇禎沒聽說過黑洞，但如果跟他講關外，基本啥都能明白了。大明的銀兩流到關外，就像毛振華投向亞布力陽光度假村壹樣，都掉進黑洞不知所蹤。臨死前，崇禎會不會發出毛振華壹樣的世紀之嘆：“去哪都別去關外呀！”

“去哪都別去關外呀！”

崇禎壹生也沒去過東北，他至死也對拖垮大明王朝的白山黑水沒太多概念。不像當代人，對於東北印象極為深刻——重工業燒烤，輕工業滅絕。

2007年第壹次去東北出差。出發前，也來自東北的老板反復叮囑：

“沈陽合作方要是晚上帶妳去玩，千萬別去，彪悍！”

當時心裏感覺這去的是東莞而不是東北呀。回去想了壹晚上，想好了怎麼義正辭嚴地拒絕合作方的腐蝕。結果過去了三天，合作方根本沒有提

“玩”這個字。

晚上住在於洪的荷蘭村附近。當時荷蘭村還沒有拆，是亞洲最大爛尾樓。4000多畝土地上，臥著壹幢幢破敗的荷蘭風格建築。

標誌的大風車，基本建成的威尼斯酒店，建了壹半的農場，初現雛形的荷蘭小鎮，河道上凌亂散落的遊艇與海盜船，還有楊斌“中國荷蘭小鎮”夢，都淹沒在東北淹潤寥廓的暮色中。

振興東北不是壹兩句口號就能實現的。投資不過山海關這句話，也不是壹兩天被炒起來的。如果有本東北商業衰亡簡史，2002年會是壹個標誌性的年份。

那年蟻力神老板王奉友開始了螞蟻養殖，垮瞭壹下，幾十萬東北大崗職工的買斷錢都沒了。那年沈陽政府“先禮後兵”，垮瞭壹下，兩個中國福布斯排名前三的老板倒了。

首先被垮瞭的富豪，是荷蘭村的主人楊斌。

2002年，40歲的楊斌剛登上人生巔峰——他在2001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排名第二，歐亞集團也被評選為福布斯全球200家最佳小公司。

荷蘭村當時也是整個遼寧的壹塊金字招牌。最鼎盛時，在政府的支持下，荷蘭村承辦了全國農業博覽會，迎來過諸如朝鮮領導人金正日、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等眾多國內外知名人物。

但在揚言要去朝鮮新義州做壹個經濟特區後，這位福布斯富豪在當年十月被送進監獄，判了十八年，到現在還沒出來。

荷蘭村也轟然倒下。多年後被政府拆了，土地賣給了中海，門口那對造價上百萬的銅獅被當成廢品賣掉了。2007年獸爺在荷蘭村雕塑基座上看到楊斌的題字“三十年河東，四十年河西”，更像是壹語成讖。

第二個被垮瞭的富豪是仰融。

仰融在2001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排第三，僅次於劉永好和楊斌。那時他帶著沈陽華晨汽車在美國上市已逾十年。巔峰時期，仰融聲稱要在退休前培養壹百個億萬富翁，壹千個百萬富翁。他給自己定的退休目標是在2010年，在那之前，他要“把體制搞好，為我健康退休提供壹個法制保證”。

但他期待的法制保證沒有到來。2002年4月，仰融要投資杭州灣跨海大橋。當時沈陽正雄心勃勃準備投資200億，做中國的“底特律”汽車城。就像貴州丹寨縣官員說萬達不能把利潤帶走壹樣，沈陽也斷不能坐視仰融從遼寧“抽走”走數十億資金。

在遼寧政府的推動下，國



部門召開聯合會議，將包括仰融股份在內的華晨部分資產劃歸遼寧省。

仰融最後的路徑有些淒涼：先是上五臺山拜佛，然後去上海瑞金醫院養病，最後在5月末以旅遊簽證赴美，壹去不返，再也沒踏入中國半步。

從沈陽榮譽市民到第壹輛中華車下線，從與英國羅孚深度合作到起訴遼寧省政府，被遼寧省全球通緝，仰融和楊斌壹樣，以其親身經歷，揭示壹個投資者在東北最離奇的軌跡。

流亡美國十六年後，仰融還沒有實現退休計劃。61歲的他現在在洛杉磯造車，公司不遠處，是賈躍亭的FF工廠。

仰融出走後，華晨也陷入困局多年。今年終於把49%的股權賣給了法國雷諾，作價1元錢。

壹包辣條的錢，就能買下華晨將近壹半股份。獸爺口袋裏有五塊錢，妳們不用找了。

“慢慢瓦解，頃刻崩塌。”

“慢慢瓦解，頃刻崩塌。”這是海明威小說《太陽照常升起》裏描述商人破產的句子。

楊斌和仰融之後，我們就這樣開始聽到了東北商業世界紛紛瓦解開裂的響聲。所以毛振華在亞布力雪地裏的振臂壹呼，得到吳亞軍、陳勁松、潘石屹等諸多企業家的聲援。壹個知名企業家跑街上和雪友們哭訴乞求，這得多麼萬般無奈，但凡有點辦法也不會這樣。其他投資者會有什麼樣待遇，可想而知。

官媒有次發文說，這是社交媒體上的壹股妖風，用負面新聞黑東北成了壹種時髦。

獸爺估計這個記者高度近視。自己下去打個出租車

溜達壹圈就知道啥情況了，或者有錢的話，去投資壹下，等妳出來就知道什麼叫關門打狗了。

這真不是破鼓萬人捶，東北的政商關係和南方大不相同。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廣東和浙江，秉承做大蛋糕壹起分、妳好我也好的思路。東北過去卻經常是負反饋的怪圈——肥羊不易來，來必宰乾淨。

缺乏契約精神。看清這壹點，很多投資者就沒投資意願了。

看看2017年中國IPO史上最多年份。全國新股上市數達438家，東北三省總共只有4家新股上市，與沿海發達地區相比差得太遠。2017年廣東、浙江、江蘇三省上市數量位居前三，各有98家、87家、65家企業完成上市。

最近兩年，最著名的故事當屬野獸出不了山海關。

2016年7月。1只老虎、1只黑熊、1只獼猴和3只獅子走出山海關，來到沈陽。它們隸屬於河北壹個私營小馬戲團。團長李榮慶與李瑞生是堂兄弟。

對於喜歡看二人轉的東北人喜不喜歡看馬戲，兩個人很忐忑。但到了地方後，他們還沒來得及拉開場子，就被派出所拘留了，理由是沒有給這些動物辦理運輸手續。

因涉嫌非法運輸珍貴野生動物，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李榮慶有期徒刑10年，李瑞生8年，分別處罰金10萬元。

妳可能覺得這是人類文明最黯淡的時刻。但奇葩的是，這種事竟然在東北司空見慣。

2014年，四名河南人攜帶自家繁殖飼養的6只獼猴，在黑龍江表演時，被當地公安局刑事拘留，理由也是“非法運輸珍貴野生動物”。

崇禎要是泉下有知，聽到這麼奇葩的案子，不知道心情能否平復壹些：都是苦命人呀！

東北社會環境也和南方大不同。這裏多為移民，從滿、俄、日、軍閥壹直到建國，頻換大王旗。用獸爺的話來說，東北人數百年命運如螻蛄轉蓬，晨露秋葉。

尤其是過去二十多年，作為計劃經濟重災區的東北，經濟離散。先有國企改革，大批工人下崗；這幾年又斷崖式下跌，曾經的共和國長子，瞬間成被拯救對象。弗洛伊德先生說，假如人長期生活在壹種不能抗拒的痛苦中，就會把這種痛苦當成幸福。巨大的落差引起挫敗感，讓東北產生人黑己黑的比差心理。重面子、輕規則、交際和交易成本較高等特征，也成為這壹代東北人身上的暗色標籤。

這種整體氛圍下，能造假的先造起來，能收的稅先收上來，能宰的先宰壹刀。近兩年遼寧統計數字的大幅負增長，就是為前幾年的虛報背鍋。

哀莫大於心死，東北的有錢人也正在慢慢離開。三亞的別墅、天津的藍印、大連的海景、北京的房貸，全指望著這些收成。為了能離開這片土地，耗盡資源、竭澤而漁他們也在所不惜。企業門口掛個牌匾，有關部門就天天盯著妳，塞點東西就再也不找妳了。這種環境演變到年輕人去商場買個冰箱還要找關係，說是能便宜。於是有東北朋友吐槽說，在東北只有上公廁，是不用找關係的。

如果讀過《羅馬帝國衰亡史》的話，就會發現東北與那個時代何其的相似。知道推背圖裏預言東北未來的結局是怎樣的嗎。

文 | 特約撰稿 獸爺